

在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中，李吉甫称其为“北据邙山，南直伊阙之口，洛水贯都，有河汉之象”。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时认为洛邑自古以来是帝王之都，“控以三河，固以四塞，水陆通，贡赋等”。洛阳城跨洛河南北、灋水东西，在城内以洛水为主干兴建了通津渠、漕渠、运渠、泄城渠等渠道，与谷水、洛水、伊水等自然河道共同组成了具有相当规模而又秩序井然的城市水系。

在博物馆里，镇馆之宝运河一号古沉船可以窥见千年前的漕运盛况。2013年9月，运河一号古沉船在洛阳市偃师区首阳山镇义井村西南、洛河北岸的滩地上发现，长20米、宽3米多。“这艘船由13个船舱组成，船的首尾设置有生活舱，其中一个生活舱的地板上还发现有生火做饭熏烧的痕迹，中部是货舱。”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曹琥告诉记者。

在一号沉船展出区域，记者看到，船体使用的木料较杂，有柏木、松木、榆木等，是民间工匠就地取材建造而成。在船中和船首设置有双桅，动力是人力和风力共用，在遇到浅滩、风力不足和搁浅时，需纤夫合力将船拖行。根据碳14初步测定，这艘船应属明清时期。

曹琥说，沉船所在位置是隋唐大运河的漕渠故道，充分证明了洛阳汉唐漕运体系历经千年不衰。至于隋唐大运河在当时的作用和地位，博物馆里的一块白色封泥给出了答案。这块白色封泥是当时扬州大都督府进贡给武则天贡品的封印，类似于西方在火漆上印章。封泥上写了时间、官职等内容，是研究唐代进贡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。

由于大运河开通后，洛阳担负着南粮北运的任务，同时也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商道。往来洛阳的漕船、商船经常堵塞河道，

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“镇馆之宝”运河一号古沉船。摄影/吴雪



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出土的“新”字长方砖，唐代（618—907年）；应天门西阙遗址出土的带字方砖。摄影/吴雪

政府不得不专门设置“都水监”进行管理。

在博物馆里，展出的大业元年刻铭砖、“新”字长方砖，分别出土于洛阳回洛仓遗址和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。其中，刻铭砖正面印刻铭文10行110多字，揭示了仓窖的皇家背景，写明了仓窖在含嘉仓里的位置坐标，储藏的糙米从苏州来，足有超一万三千石的储量，是武则天通天二年（697年）的租税。考古人员还在含嘉仓160号窖内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一窖粮食。该窖一直沿用至宋代。

专家猜测，该窖之所以能够满藏粮食保存至今，很可能跟北宋末年战乱之下粮仓突遭变故而被仓促废弃有关。

## 渡口 | 月夜下的盛唐

有运河就有渡口。洛阳市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说，电影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塑造的大唐洛阳全景中，大运河水面帆影重重、船只往返穿梭不是虚构。

码头是大运河上一类重要的水工设施，是往来舟船的停泊地，同时也是漕粮和商品的集散地。在水运昌盛的交通枢纽，常建造不止一处码头，而码头的兴盛往往也意味着所在集镇和市场的繁荣。隋唐时期的洛阳城内，就分列着南市渡、天津渡、洛阳渡等几个享誉世界的大渡口，每天船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担负着全国乃至域外货物贸易中转的重任。

分逶迤之旧洛，涨浩漾之新潭。洛阳古称洛邑，位于洛阳市老城区的洛邑古城，不仅是古都洛阳的缩影，古城遗迹文峰塔下有潭，还是新潭遗址的一部分。走进洛邑古城，新潭夜间